

文艺荟

一千八百万年的生命叩问

□ 张克奇

细近无角犀、冠氏柄杯鹿、解家河古猿、山东原河猪、东方祖熊在丛林里悠然漫步，山旺山东鸟、齐鲁泰山鸟、秀丽杨氏鸟、硕大临胸鸟在天空自由飞翔，中华河鸭、鲤鱼、鲈鱼、蜚螭、小蝌蚪在水里惬意地游戏嬉戏，蜻蜓、蜘蛛、蜜蜂、螳螂等各种昆虫相互追逐玩闹。它们的置身之处，湖光山色、林木繁茂、花草葳蕤、果实丰硕——这是一片多么富饶美丽、生机蓬勃的土地！

在山东山旺国家地质公园和临朐县博物馆，每一次驻足凝视，我的心都会被那一块块承载着远古密码的古生物化石深深震撼着。通过它们，可以清晰地复原出一千八百万年前山旺地区的自然风貌和动植物生态。专家认为：这是中国唯一、世界罕见的在中新世保存完整、门类齐全、具有不可替代和重要科学价值的地层古生物化石遗迹，对了解生物发展演化的历史过程有着重要意义，对探索中国华北中部中新世生物群、古地理、古气候、地层对比等提供了重要依据，对中国黄河、东海大陆架矿产资源的开发也具有一定意义。

山旺化石，民国《临朐续志》就曾有记载：“尧山东麓有巨涧，涧边露出矿物，其质非石非土，平整洁白，层层成片，揭视之，内有黑色花纹，虫者、鱼者、鸟者、兽者……花卉者不一其状，俗名‘万卷书’。”这非石非土的矿物，就是硅藻页岩，亦称砂藻土、硅藻土。硅藻页岩质地细腻，颜色灰白，里层极为丰富，分层很薄，一厘米厚的硅藻土竟达四五十层之多，因此被形象地称为“万卷书”。在这部奇异而厚重的天书里，不仅蕴藏着大量的古生物化石，也蕴藏着远古时代魔幻般的神奇演变。

对于山旺化石的发掘和保护，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教授立下了汗马功劳。1934

年，他从齐鲁大学地质系获悉山旺有保存很好的动植物化石后，立即产生了浓厚兴趣。1935年5月，他不顾交通条件的不便，克服种种困难，骑着一头小毛驴来到山旺，对这一带的化石情况进行首次科学考察。这次考察，除植物和鱼类以外，还发现了昆虫，两栖类、爬虫类和哺乳类动物化石，让他倍感欣喜和震惊。1936年6月，杨教授发表了关于山旺地层古生物的第一篇论文，揭开了“万卷书”的神秘面纱，引起巨大反响。之后，一批又一批古生物学、地质学界的专家、学者接踵前往山旺实地考察、采集标本，山旺古生物化石迅速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

随着挖掘工作的不断深入，山旺化石一次又一次“惊艳世界”：山旺山东鸟化石，是我国首次发现的第一个完整的鸟化石，填补了中国第一纪鸟类化石的空白；硕大临胸鸟化石，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鸟类化石；无角犀化石，身长2.3米，高2.17米，是我国第三纪中新世第一个完整的犀牛骨架化石；中华河鸭化石，是我国已知鸭科甚至雁形目保存最完整、时代最早的化石代表；东方祖熊化石，是世界上唯一的保存最好最完整的东方祖熊骨架化石；而最让人感到震撼的，是山东山旺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世界上第一件完整的怀孕犀牛化石：这只怀胎待产的无角母犀，肚子的小犀牛牙齿及骨骼形态清晰可见。小犀牛头朝向母犀的尾部，呈45度角斜躺在母犀牛的肋骨间，经考古专家测量，母犀牛高1.7米，长2.7米，胎中小犀牛长0.7米……

到目前，山旺已发掘出动物化石和植物化石共十几个门类六百多个物种，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已经灭绝的物种。

虽然已经死去一千八百万年，可是这些动植物的纹理、羽翼、鳞片依然清晰可见，并

且极好地保持了原有的鲜亮色彩，有的甚至还呈现出死前挣扎的形态，可谓纤毫毕现，栩栩如生。每次走近它们，穿越浩渺时空的深情对视中，可以一次次聆听到它们的心跳和喘息，一次次感受到它们依然强劲的脉搏，也一次次在心里发出对这些生命的喟叹和呼唤。

山旺化石以村命名。这个方圆不足两平方公里的村庄，就像中国大地上无数普通的小山村一样，在无垠的历史长河里一直默默无闻地迎送着每一次日出日落。那些瘠薄的土地，在人们辛勤汗水的浇灌和滋养下，用一茬茬的五谷杂粮完成了一代代的生息繁衍。

直到怀抱里的化石被发现发掘，它才从慵懒散漫的睡梦里醒来，翻一个身，伸一个懒腰，睁开蒙眬的双眼，以一千八百万年的丰厚内涵和前所未有的气度，迎接来自四面八方权威的专家们的审视与评判，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世界化石宝库”的赞誉和荣光。

2018年县里打造提升淌水崖水库党性教育基地时，我奉命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查找有关资料，竟意外地发现该厂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拍摄过一部题为《化石宝库》的专题片在全国发行，对山旺化石进行了详细解读。

在地下沉寂了一千八百万年的山旺化石，就这样带着一份朴素的奢华从幽暗的地层里走出，迅速为天下人所知晓，所向往。越来越多的人不远千里万里跋涉而来，无数的惊叹交错重叠，变换成另一种形式的“万卷书”，既珍藏在观者的心里，也传递给更多的人。

山旺，化石。两个原本彼此异常陌生的词语，如今早已紧密地融为一体，似乎是上苍早就安排好的一对孪生姊妹。

世间的每一个奇迹，都是一份等待破译的密语。世所罕见的山旺化石究竟是怎样形

成的？它们的身上又附着怎样的历史密码？在科学家们孜孜以求地研究考证下，一幅远古时代山旺地区的生态画卷逐渐清晰地铺展在世人面前。

原来，早在一千八百万年前，山旺一带是一个火山口，随着地表周围的水不断汇集到这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玛珥湖。湖的四周十分陡立，里面藻类茂盛，鱼儿种类繁多。那些死去的水生物，溺水而亡的飞禽走兽和被风吹到湖里的植物的枝叶花果沉入湖中后，很快就被那些藻类一层一层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起来。藻类具有很强的隔氧性，因此那些死去的生命体并没有腐烂掉，而是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并且随着藻类的日益加厚被愈压愈扁。再到后来，地质的变化将它们埋进更深的地层，历经千百万年的凄冷，千百万年的孤寂，千百万年的静默，变作了化石，化为了永恒。

生命的终结有无数种形式，终结之后却大都只有一种结果——灰飞烟灭。化石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漫长的过程，诸多要素缺一不可，所以尽管地球上有那么多的生物，但能形成化石的概率极低极低。山旺地区那些逝去的远古生命，能以化石的形式获得永生，这是多大的造化啊！

得地利之便，这些年我曾多次走进山旺化石的产地和展示这些稀世珍宝的博物馆，近距离地感受着这种万古不朽的独特魅力，并一次次发出对生命的深刻叩问。虽然我与它们隔了一千八百万年的沧桑岁月，但每一次的对视和叩问，都让我对生命、对冥冥之中的上苍更加敬畏；每一次踏上那片土地，我的脚步都会放得很轻很轻，我怕，怕自己一不小心就会惊扰到那些依然沉睡于地下的虽死犹生的一个个生命，以及诸多尚未被发掘的隐秘密。

搞笑与笑搞

□ 白 屋

1
最近在看手机的时候，不断会有陈佩斯与朱时茂的小品冒出来。从《吃面条》到《姐夫与小舅子》，这些诞生于三四十年前的作品，时看时新，令人捧腹大笑。

于是就感叹，陈朱二人代表了一个时代，其小品的经典性很难被超越。于是又想，生活中不能没有喜剧，不能没有对于世俗的嘲弄与解构。一句话，就是不能没有搞笑。世界是个草台班子，我们却看透不能说透。所有的西洋景，虽然我们心里明白那不过是些海市蜃楼，你却只能认真地它，它就是真实的存在。

于是，搞笑成了笑搞。而搞笑与笑搞，完全是两种艺术的状态。

2
“搞”在汉语中，真的是一个万能动词。譬如谈恋爱，我们会称为搞对象；让某种事态活跃起来，称为搞活；把事情办妥把问题解决好，称为搞定或搞掂，反之则是搞糟或搞垮。我研究民俗，于是就有人说我是搞民俗的。

搞什么搞？最生动的莫过于搞笑。既然搞笑，就离不开幽默与滑稽。

在陈朱二人的小品中，陈佩斯总是扮演傻愣丑的二子，带点自以为是的小聪明，而朱时茂扮演的老舅始终严肃、正统、道貌岸然。老舅对于二子鄙夷多于善待，嘲讽多于和谏。两人不断斗智斗勇，形成冲突和包袱。

按理说，这种对立与冲突，是美学意义上的崇高，应该成为悲剧才对。可喜剧的意义就在于，它掺入了滑稽的成分，让这种不对等的冲突，突然在一种不可预知的情况下消解，达到令人喷饭的效果。

这就是搞笑。在与人与、人与事、人与物的对立中，制造笑点。它是非理性的。而笑过之后，你会在心底生出许多理性的思考，生活何以会如此可笑？譬如卓别林电影中的一个镜头，他在流水线上拧螺丝拧得时间长了，走到大街上看到女人的大衣纽扣，也不由自主去拧。这样一个看上去很搞笑的镜头，背后却深藏着对于人生、社会的深刻思考。

3
人是一种会笑的动物。生活中也不能没有笑声。

笑的作用，理论家总结出了许多条原因。从根本上来讲，大约有这样几种，一是情感的表达，所谓七情六欲显于形，一旦遇到外在刺激就会表现出来。二是社交需要，待人接物，你不能总是一脸苦相，心里得到疏解，精神得以放松。另外，它还是心理防御机制的体现，以笑来掩饰内心的其他想法。

看陈佩斯的小品，你会感觉到，二子竟然这么傻，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原来这生

活中还有比我更傻的人。而就是这样一个傻子，却还能戏耍正儿八经的老冒。于是就有了喜剧效果，于是你心中的压力与苦闷就得以释放，笑声随之而来。

到了赵本山，小品的风格为之一变。他成了事态发展的掌控者，其他与他合作的角色，都成了被忽悠和戏耍的对象。但他仍然能制造笑点，在虐与被虐中，让观众找到心理平衡，形成喜剧效果。

再往后如宋丹丹、潘长江、蔡明、郭达等，其小品，幽默的成分就少了点，滑稽的因素却多了些，到现在，则完全是在笑搞，没有了离奇奇怪的情节，对于社会中的人与事也不敢嘲讽，最多不过是自嘲一下，或者如郭德纲只能嘲讽于谦了。演员对于喜剧节奏的把控，也不尽人意。

4
姜文在《圆桌派》的一期节目中说，娱乐必须要有人抢票，有人翻墙，有人踩着砖头看。他在这里所说的娱乐，当然包括搞笑。

搞笑的形式在当下自有很多，除了小品外，还有相声、段子、脱口秀等。

既然是搞笑，你就得有包袱，就得有情节，就得有节奏。概括说，就得有笑点。而这笑点，必然要和观众的心理期许相一致，必然是他们能够意会到的，发自内心的欢乐共鸣。

这是一种艺术的共情。从这一种意义上讲，笑点的制造者，必

然是心理学大师，必然深谙为人处世之道，必然对于人性与社会肌理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制造离奇的笑点，才能搞笑而不是笑搞。

昨天刷到一个视频，说搞笑的受众都是一些精神空虚的人。我认为这样看待喜剧观众是肤浅的，起码是带有偏见的。

喜剧的背后，其实是更深层的哀伤。笑的内里，有无尽的苦怨。能真正看懂喜剧的人，审美境界可能更高。

5
如今观众的审美情趣越来越高，口味越来越刁。可我们的喜剧创作者们，却明显退化了许多。

凡看小品和相声的人，都会有鲁迅作品中九斤老太的心理：一代不如一代。

没有荒诞不经的情节，没有预想不到的包袱，没有讽刺与消解，其结果是观众还没笑，演员竟然笑得气喘如牛，花团锦簇了。

或者找些托儿，在下面一阵鼓掌，让观众以为他们的表演真把观众给逗乐了。这就形成了一种黑色幽默，仿佛观众成了喜剧演员，成了被戏弄的对象。

有笑点要上，没有笑点制造笑点也要上。你可制造的这笑点，是笑点吗？你真以为观众们都是傻子吗？

笑着搞，却没搞笑，这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呢？

后窗

每到一地旅游，哪怕行程再紧张，我也会想方设法淘几块极具地域特色的碟片。闲暇的时候，静心聆听，这些作品便可以带我巡游美丽的中国了。

在挤满书架的碟片中，尤其喜欢周文林的《湘西的回忆》。

周文林是地道的湘西沅陵人，沅陵在1950年之前是湘西的中心，比文学大师沈从文的故乡凤凰城要大、要漂亮，可惜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沅水下游五强溪水电大坝的修建，致使千年沅陵古城已淹没于沅江水底，作者因为故土的消失而伤感，然后在回忆中续写，在续写中回忆，并把古典精神与浪漫色彩层层叠印，终于形成了这一唱三叹袅袅不绝的美丽。

音乐，有时候的确有着超凡的力量，情感一旦被这种力量击中，那些遥不可及的景象便会一个个鲜明地在眼前站立起来，而且，比原先的想象更加活色生香。

最喜欢那曲《边城夜歌》。湘西边地的吊

脚楼临河而建，鳞次栉比，这样的小城实际上都可以叫作“边城”。沈从文在其《湘行散记》中有这样的描述：“楼房无不离岸三丈以上，从河边望去，使人神往之至。我还听到了唱小曲的声音……多动人的画面，提到这些，我是很忧郁的，因为我认识他们的哀乐。”这曲《边城夜歌》所表达的，正是沈从文笔下的情与景。音乐开始由小提琴奏出温柔深情的旋律，不由自主地把人带到湘西梦幻般的月色下。接下来，小提琴与大提琴对话式的复调音乐仿若游子与故乡的心灵对白，悠长深远，是游子对亲情的温暖回忆，对故土的真切眷恋，更是故土对游子的殷殷牵挂……一切一切的情感都融于这丰厚的一曲当中了。

汪曾祺在评价沈从文的散文时说“寂寞是一种境界，一种很美的境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总是那么安安静静，边城是这样，长河也是这样……静中有动，静中有人”。《静谧的湘西》就是这样贴切的

一曲，周文林采用湘西苗族特有的音调元素，将这方热土动静皆宜的美丽进行了一次尽情的听觉展现，也使乐曲重新回归到乡愁的主题上来。

听着这些深情的旋律，不禁在心底描摹湘西的模样——晨曦中，沅江两岸的吊脚楼，青墙乌瓦，静谧安详。而袅袅升起的炊烟，鸬鹚的一两声啼鸣，以及江边此起彼伏的捣衣声，让这个千年古城，沉静之外，多了几许生动和温暖。走在弯曲古旧的小桥上，竟像是踩着潺潺流水，清凉由足底漫至周身。那水，因为至清至纯而呈现出一脉烟绿色，丰美的水草在水底风尾般摇曳，轻柔而优雅。成群的鸭鹅在水面自在地悠游，有乌篷船间或驶过，苗家妹子天籁般的歌声由近及远。这样的一江清浅，难怪会成为沈从文的心灵依托，他说“那种小小回旋的溪流，合成一个不可言说的迷人圣境。若没有这种地方，屈原便再疯一点，据我想来，他的文章未必就能写得那么美丽。”

□ 邢思雨

放眼望去，远山如黛，在山风微醺的歌唱里，绿色正重叠成无边无垠的深渊。这里的山硬如刀斧，这里的水软似柔肠。正是这一方独特的山水成就了熊希龄、陈果珍、沈从文、黄永玉，还有周文林。湘西的游子是幸运的，不会有“前尘尽断，古屋不再”的怅惘。因为不管漂泊多久，不论什么时候回家，吊脚楼依然，沅江依然，故土温暖的臂弯依然。之后，枕着沅水的烟波，和吊脚楼一起老去，老于眉目如画山水淳厚的湘西，老于丰腴清新梨花带雨的湘西，该是件多么美丽的事情啊。

在我的书架上，还陈列着很多碟片，《十二木卡姆》让我在新疆璀璨的文化中沉醉，《弓弦王》让我在壮丽的草原上驰骋，而《潇湘烟雨》又让我在江南的水云间流连。

叔本华说“世界在音乐中得到了完整的再现和表达”，是的，那小小的书架上，陈列的是令我沉醉的旋律，更是令我沉醉的中国。

坊间

七九河开

□ 李绍增

“七九河开，八九雁来。”按照老家的这句农谚，到了七九开始雪融化，就要开河了。

开河，虽不是二十四节气，但对农家人来说，它可是个备受喜欢且充满希望的时节。

进入七九，人们就盼望听到“咔嚓——咔嚓——”的声响，那是冰封的大河小流裂开的声音。这声响似闪电，如甩鞭，脆生、果断，毫不臃臃歪歪、拖泥带水，像极了农家人的质朴、率真的性格，所以农家人爱听。其实，农家人不仅爱听开河的脆响，而且爱看开河的壮举。每逢开河的时候，人们就驻足在河畔，看着席片大的、磨盘样的冰块你推我搡、挤挤挨挨地奔腾而下，就想起自己那股子排除万难、勇往直前的拓荒劲头，心里顿生一种只能意会而不便言传的要强感、自豪感。

农家人何以喜欢开河这一时节？虽说“春打六九头”，可这时春姑娘依然犹抱琵琶半遮面，有时发点娇气，还会寒意倒灌。到了七九，才能真正听到春姑娘的脚步声、呼唤声，积雪开始消融，大地开始化冻，万物抬头复苏，草木抽绿返青。然后“九九到了头，老牛遍地走”，一年中播种期盼、希望的时候就到来了。于是，忙培畦背、忙通水渠、忙推粪、忙耕地、忙晒种、忙播种，农家人进入了“忙并快乐着”的时光。

农家人没有诗词文赋之兴致，也不善水墨丹青之风雅，喜欢一种事物，有着自己的表达方式和习惯——在七九里生了孩子，起的名字多有“河”字，仅我们一个不足百十户的小村，叫“开河”“河开”“河冰”“河凌”的就有十几个，村东村西还有好几个重名的。村里有个孩子出生时第一声啼哭，是和开河的声响同时发出的，老人为他起名时本想带个“河”字，又担心重名太多，只好起了个“同声”。由此而产生的一些笑谈至今还在说起：有一年春天，村上两个叫河凌的姑娘同一天出嫁，两顶花轿同时进村，两个新娘竟然着急忙慌地错了花轿，闹出了几十年让人忍俊不禁的笑话。

我家的老宅，就在马颊河的北堤下面，从小时候起，我就听惯了冰裂的声响，看惯了开河的壮举。比起大人们来，我们这些半大孩子，更喜欢开河的时节。如果要问为什么，我就把当年那些开河时的秘事、趣事和乐事给您您个盘——

先说秘事——砸冰块。进入七九，风丝变轻、变细、变暖，吹拂得河里的冰封开始松软，用剃野菜镰刀、拾柴火的小锅用力一敲就会掉一块，这可是天然的冰棍。那时的河水没有污染，冰块放到嘴里，“嘎嘣”一下，凉气带着甜味就在嘴里打转，别提多爽了。不过，我们都不敢跟大人们说，因为过去砸冰块淹死过孩子，大人是不让去河里砸冰的。

再说趣事——逮小鱼。七九的暖阳像渐渐加温的暖气，一天暖和一天，河床的两边化出了窄窄的水线，憋在冰面底下过冬的鲤鱼、鲫鱼、草鱼等各种小鱼崽，纷纷游到刚刚化开的略带暖意的水线上换气、游玩、觅食，享受着初来乍到的春光。那时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长年吃着清汤寡水的饭菜，除了过年，很少能闻到腥味，见到鱼游水边，兴奋得不得了，蹲在河边伸手就抓，无奈这些“小精灵”“滑”得要命，头一摆尾一甩就钻到冰底下去了。可惜的是，它们好像还在捉弄我们，不会又大摇大摆地游回水边。可是“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几次失败后，我们竟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倒了筐里的野菜、柴火，在筐子的把手上拴一条绳子，再在里面撒上点野菜作诱饵，把筐子堵在一头，我们迅疾跑到另一头，慢慢地赶小鱼入筐，然后像拉响地雷一样，用力一拉绳子，筐子就斜倒在河畔上，筐里的小鱼便七上八下地蹦跶一团。这种办法，弄好了一次能逮十多条，当然有时一条也逮不着。把这活蹦乱跳的小鱼带回家用清水洗净撒上点盐，放在蒸窝头的大锅里一蒸，吃到嘴里，香喷喷的，至今想起来还是味蕾顿开。

三说乐事——捉蛤蚧。暖阳继续蚕食着冰面，河畔的水线渐渐扩大，河水再也无力承载巨大的冰面，随着“咔嚓、咔嚓”的声响，冰面化整为零顺河而下，清澈见底河水露出了笑脸。我们这些常在河边戏耍的孩子，看到河底的淤泥上散落着酒盅大小的泥窝窝，有的地方密集得像前些年烧的蜂窝煤。便不约而同地挽起裤腿下到浅水，顺着窝窝往下掘，竟然掘出了核桃大小的蛤蚧，撬开一看，里面包裹着一块晶莹透亮小肉肉，用鼻一闻，淡淡的腥味里夹杂着鲜鲜的肉味。急不可耐的我们从附近干活的老人手里借来火柴，架起拾来的柴火烤了起来。蛤蚧遇热张开，香味直冲鼻孔。我们哪顾得烟熏火燎，用嘴一吮便抢食起来。这美味竟然引来附近干活的大人们，我们开河时节捉蛤蚧的消息随即传播出去，大姑娘、小媳妇，还有小伙子纷纷下到河里，掘出了舌尖上的美味，享受着每年一次开河馈赠的大餐。

时下，又听到七九的脚步声了。我和妻子商量，专程回老家一趟，登上马颊河大堤，重拾几十年前听开河、看开河、乐开河的记忆，分享和领略一下乡村振兴情景下农家人“忙并快乐着”的惬意与风采。